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Isaiah Berlin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著 马寅卯 郑想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Isaiah Berlin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著 马寅卯 郑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 (英)伯林 (Berlin, I.) 著; 马寅卯, 郑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ISBN 978-7-5447-4865-0

I. ①启… II. ①伯… ②马… ③郑… III. ①政治哲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3981号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by Isaiah Berlin

Copyright © 2000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Vico and Herder' ©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1960, 1965, 1976

'The Magus of the North' © Isaiah Berlin and Henry Hardy 1993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1997,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0-2011-199号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saiah Berlin visit <http://berlin.wolf.ox.ac.uk/>

书 名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作 者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译 者 马寅卯 郑 想

责任编辑 陈 锐

特约编辑 陶泽慧

原文出版 Pimlico, 200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29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865-0

定 价 4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编者前言

vii

明年,我们将出版以赛亚·伯林爵士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霍加思出版社的伊丽莎白·杰宁斯致伦敦意大利研究所

1960年5月31日

1960年至1971年间,霍加思出版社在每季度出版目录中的一系列预告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吊足了许多期待以赛亚·伯林新作品的读者胃口。这一系列预告的第一条出现在1960年秋季目录中,书名为《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内容为对詹巴蒂斯塔·维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和约瑟夫·德·迈斯特的研究。

但是,这本书不仅没有以这样的形式成形,也没有按照计划的时间出版,书中的内容也历经了一系列重大改动,几乎面目全非。说几乎是因为和最初的设想相比,只有其中一个部分,即维柯研究这一部分历经所有的改动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并且如期出版。十六年后,这部分内容与评述赫尔德的文章一道,题为《维柯与赫尔德:观念史的两个研究》出版。

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单概述如下。1965年秋季,赫尔德的部分换成了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967年春季,《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viii 的出版计划又被另外两本书替换掉,分别为:《历史哲学的三个研究》(关于维柯和赫尔德的论文,以及一篇题为《科学历史的概念》的论文)和《启蒙的两个敌人》(哈曼和迈斯特)。1968年秋天,《历史哲学的三个研究》的书名简化为《历史哲学的研究》,再添加了第四篇关于孟德斯鸠思想的论文。1971年秋季,这本书缩水为只有两篇文章,即分别关于维柯和赫尔德的论文,一直到1976年出版时也没有再作改动。《启蒙运动的两个敌人》这本书则没有再出现过,但我在20世纪90年代设法将其计划的内容出版,分别是《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收录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一书中)和《北方的巫师》(哈曼)。

以上对以赛亚·伯林这部作品出版过程中的种种变故进行了简要的叙述,以解释现在这本书的由来。现在的这本书在四十年后出版,仍然沿用了原来的书名,并保留了最初的出版意图(尽管和最初的计划内容不太一样)。您将看到,本书中收录的三个部分分别针对反启蒙运动的三位主要人物,在内容的选择上秉承本书现有标题的要求。以赛亚·伯林一生专注于研究启蒙运动反对者的观点,并由此出版了他最佳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几部著作。出于这一原因,再加上他多年以来就希望能够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大量论述结集出版,所以这一拖延已久的项目最终得以出版也是遂了他的心愿。

ix 由于本书所选的三部分内容的原始出版物已经绝版或即将绝版,所以我才有机会出版现在这本书。若不是当年本书的出版一波三折,我或许会做出不同的策划,收录伯林对于反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所有研究论述,这样一本书内容更丰富,可能会更清楚地体现伯林关于这一主题的思路。但是其他可能备选的论文,包括霍加思出版社曾经预告的三篇论文,也都已经收入其他文集,在当前及一段时间内仍然有售。所以,重新出版现在难以获得的内容,而非复制其他书中已有的内容才是最佳的选择。(另外,其他著作的书名——《反潮流》和《扭曲的人性之材》——虽然不如本书明确,但是也反映出书中评析的一些思想家所持

有的反启蒙运动倾向。)

这些专门领域的研究如果是首次出版,通常都会按照研究对象的出生年份排序,本书的副标题也沿用此例。此外,由于伯林在特别为《维柯和赫尔德》一书所写的前言(本书亦原文收录)中已经将二者联系起来作了阐述,就不宜将两部分内容分开编排了。

伊丽莎白·杰宁斯曾邀请伯林为出现在霍加思出版社目录中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撰写简介。伯林于1960年3月8日的回信中写道,这本书的连贯主题在某些方面和这一后续出版物相得益彰:

我认为,将这三位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法国启蒙运动基本思想的厌恶,以及他们对于这一思想深刻而又影响深远的批判性反思……在今日,启蒙的拥护者和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至少和刚开始时一样至关重要,并且在开始时,双方文章中的观点表达方式比后来都要更清晰、更简单、更大胆。

对于这本新的著作,我在维柯的章节做了大量的编辑修订,特别是对引文和注释进行了校对和修正,在需要的地方对注释进行了补充和扩展。我对于译文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在有些需要的地方还补充了部分译文。赫尔德的部分在收录进《对人类的适当研究》一书时就已经做了大量类似的编辑修订工作,现在这本书中收录的版本又做了必要的修正。本书中,哈曼研究部分的内容几乎和首次出版时相差无几,但是增加了作者于1994年特地为德语版所写的前言。

我所编辑修改的内容对伯林的要义没有任何影响,但还是请容我向关注脚注的读者朋友提一建议,维柯和赫尔德的部分请务必参考修订的版本而非原来的版本,或者至少二者并用;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可免于为追溯引文或他人评述的文献而劳心劳力,甚至是有时徒劳无功。 x

利昂·庞帕在维柯这部分内容上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我向他致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以深深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安德鲁·费尔贝恩、罗杰·豪泽尔(他积极主动、细致严谨地帮我校对)、迈克尔·英伍德、雷蒙德·吉尔班斯基、T.J.里德和唐纳德·菲利普·维纶,感谢他们帮助我处理各类棘手的问题。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9年7月

参考文献说明

xi

维柯

维柯的原文出处所标注的相关页码(所引若为《新科学》,则标注段落数)和卷数均以意大利作家版维柯作品集为准:

G.B. 维柯,《维柯全集》,贝内代托·克罗齐、乔瓦尼·秦梯利和福斯托·尼科利尼编辑,11 卷本中的 8 卷(巴里,1911—1941:拉泰尔扎出版社)。

本书中,凡提到此书均以《维柯全集》代之。涉及维柯自传的第 5 卷,所引页码以该书第 2 版(1929)为准,由于第 2 版第 5 卷进行了重新编排,所以其页码的标注和第 1 版(1911)完全不同。当原文引自维柯的主要作品时,不会标明出自《维柯全集》,而是使用以下简写:

- | | |
|----|--------------------------------|
| A | 《维柯自传》(收录在《维柯全集》第 5 卷中) |
| DA | 《论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慧》(收录在《维柯全集》第 1 卷中) |
| DN | 《论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方法》(收录在《维柯全集》 |

第 1 卷中)

DU 《论普遍法的单一原则及其单一目的》(收录在《维柯全集》第 2 卷第一部分中)

IO 《开学典礼演说》(收录在《维柯全集》第 1 卷中)

NS 《新科学》,1744 年版(收录在《维柯全集》第 4 卷中,分为上下两部分)

NS1 《新科学》第一版(1725)(收录在《维柯全集》第 3 卷中)

xii 在引用的意大利语版本的页码后面,会尽量标注对应的英语译本的页码(除了引自 NS 或 NS1 的情况,因为意大利语版本中的段落编号与英语译本的使用是相同的。实际上,除了引自 A 和 NS 的译文,本书作者所用的译文来源多样,有时甚至是作者自己翻译的),中间用“/”隔开,英文译本如下:

A 《维柯自传》,马克斯·哈罗德·菲什和托马斯·戈达德·伯金翻译[伊萨卡,纽约,1944: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44 年修订后重印(原文如此);1963 年(“国徽丛书”,进一步修订)和 1975 年再版];修订对页码没有影响。

DA 詹巴蒂斯塔·维柯,《论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L.M. 帕尔默翻译(伊萨卡和伦敦,1988: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DN 詹巴蒂斯塔·维柯,《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埃利奥·詹图尔科翻译(印地安纳波利斯等,1965:博布斯—美林出版社;增补后再版,伊萨卡和伦敦,1990: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翻译版本的页码标注没有受到增补的影响,但是詹图尔科的导读部分页码进行了重排,参考文献所使用的是 1990 年的版本(1990 年版本的页码减去第 xii 页即为 1965 年版本的页码)。

IO 詹巴蒂斯塔·维柯,《论人文教育(1699年至1707年大学开学典礼演说六篇)》,乔治·A.平通和阿瑟·W.西比翻译(伊萨卡和伦敦,1993: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NS 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托马斯·戈达德·伯金和马克斯·哈罗德·菲什翻译(伊萨卡,纽约,1968:康奈尔大学出版社);该版本是该书第三版(1744)译本的修订版,1948年首次出版,书中使用了尼科利尼的段落编号;此外还有1984年的再版版本,增加了《新科学的实践》。伯林似乎使用的是1948年的版本:他在书中的相关引用已做修改,以保持和1968年的版本一致。

NS1 《维柯选集》,利昂·庞帕翻译和编辑(剑桥,1982:剑桥大学出版社),其中包含了《新科学》第一版内容的长篇节选译文,以及《论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慧》、《论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方法》和《新科学》(1744)节选内容的其他翻译版本。 xiii

因此,“DA 145/60”表示该内容引自《论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慧》一书,位于《维柯全集》第1卷第145页,而相应的译文则出现在帕尔默的译本第60页。如果所引用内容出自译者前言,那么相应的标注只有一个页码,如“A 40”、“DN xliii”;如果内容引自NS的某页,会加上“p.”,以便更清楚地表明在这种情况下“p.”后面的数字不是指段落,如“NS p. xxxix”。

赫尔德

赫尔德的原文引自《赫尔德全集》,伯恩哈德·苏范编辑(柏林,1877—1913:魏德曼出版社),分别以卷数和页码标注:如:“vii 252”。

哈曼

哈曼的著作以及写给哈曼的信分别引自以下版本:

著作: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哈曼全集》,约瑟夫·纳德勒编辑(维也纳,1949—1957:赫尔德出版社),共6卷。最后一卷是非常珍贵的分析索引。

书信: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哈曼书信集》,瓦尔特·齐瑟默和阿瑟·亨克尔编辑(威斯巴登和法兰克福,1955—1979:因泽尔出版社),共7卷。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本书信集还没有主题索引,以及统一的名称索引。

这些版本分别以W和B表示,所引用的文献均标明卷数、页码和起始行数,如:“W iii 145.13”。

目 录

编者前言	001
参考文献说明	005
维柯与赫尔德	001
作者前言	003
引言	005
维柯的哲学思想	021
维柯的知识理论及其源头	130
赫尔德和启蒙运动	179
北方的巫师	261
编者前言	263
德语版前言	267

作者前言	272
第一章 引言	275
第二章 生平	279
第三章 核心	294
第四章 启蒙运动	298
第五章 知识	302
第六章 语言	338
第七章 创造性的天才	356
第八章 政治	368
第九章 结论	373
附录 第六章附记	387
参考书目说明	390
 索引	 393

维柯与赫尔德

纪念伦纳德·沃尔夫